

《走笔西海固》是一部聚焦宁夏西海固地区乡村变革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以颇为“轻盈”的叙事笔调，深入勾勒了西海固地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地理形态与绵延的文化传统，生动记录了脱贫攻坚背景下乡村社会变迁、产业转型及当地群众投身家园建设的动人故事。

纪实文学的基石在于真实性。《走笔西海固》通过41个村子的田野调查与现场凝视，记录了这片土地从干旱、贫瘠、挣扎走向富裕、明朗、新生的艰辛历程。作者行走在偏远的村子，观察西海固山水村镇的变化，不仅将目光投向物质生存的改善，如生态环境的修复、枸杞与葡萄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更将当地人民作为叙事的主人公，冷静而深情地挖掘他们在极端环境中展现出的惊人韧性、生存智慧与生命尊严。

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并非意味着对历史的简单罗列与平铺直叙，而是高度依

多声部的真实叙事交响

——读《走笔西海固》

赖文学性的叙事手法来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走笔西海固》展现了高超的时空驾驭能力，作品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西海固厚重的历史积淀与鲜活的现实场景之间，将诸如“攒劲妈妈”、易地搬迁的村民、基层工作者等无数个体的命运片段，精巧地编织入国家发展、生态移民、脱贫攻坚等宏大叙事的经纬之中。作者借助“红军井”“苦水地”“大战场合唱团”等标志性事件，构筑起叙事表层的清晰脉络；同时又将更深层的时间脉络，如“朝那”历史、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左公柳”的记忆，以及菜园文化、齐家文化等距今数千年的考古学序列，自然融入对具体地域与人物故事的讲述中。这种“时空叠印”的手法，使得“九彩”“杨郎”“北台”等地名与深厚的文化积淀相连，从杨家将的传说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的精神赓续，从古代马政到当代畜牧产业化的脉络延伸，均呈现出饱满的层次感与纵深感。《走笔西海固》中的历史不再是尘封于典籍之中的静态记载，而是与当下人们的奋斗历程和日常生活血脉相通、同频共振的鲜活存在。

《走笔西海固》体现出高度的文体自觉，在文学性与真实性、主观体验与客观记录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作品既保持了类似调查报告的实证精神，严谨引用生态政策、移民数据等，确保了叙事的坚实可靠，还注入了文学的情感温度与叙事美感，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细腻描摹、田

野意象的诗化提炼，以及场景与对话的鲜活呈现，让故事跃然纸上。在结构层面，作者注重叙事节奏的把握与素材的甄选。例如，在讲述“九彩”时，从考古遗址切入，延伸至当地社火中的“春官”角色，进而追溯古代春官制度，将其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态传承。在呈现脱贫攻坚成果时，通过“老杨吃上‘文化饭’”等事实的讲述，将读者带入乡村变革的现场。如此，使作品在回应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时，充满了现实的质感、文学的感染力与思想的厚度。

纪实文学在书写他者时，始终伴随着不可忽视的伦理风险。本书的写作体现出鲜明的伦理自觉。作者始终以“行走者”与“倾听者”的姿态介入西海固的空间与生活，而非高高在上的评判者或代言人。在叙事视角上，作者在亲历者视角、局部全知视角与人物自身视角之间灵活而克制地切换，并未滥用叙事权力，而是将大量叙事空间让渡于当地人，使亲历者得以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身的故事。不溢美，不避讳，不沉湎于怀旧，也不流于简单的讴歌，始终以冷静而深情的目光凝视土地与人的命运变迁，从而增强了叙事的民主性与文本的可信度。作品还融入了大量口传民歌、生动谚语及鲜活方言，这些民间声音与作者的历史梳理、地理描摹和文化阐释相互交织，形成了多声部的叙事交响。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王琳琳



《独行者的月光》



一部集哲学沉思与文学诗性于一体的心灵随笔。它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切入，探讨如何在人群中保持自我、安顿内心，并将孤独转化为清醒的认知与前行的力量。作者以温暖的笔触，书写情感的本真，反思人性、乡愁等永恒命题，并将目光投向煤油灯、城中村、传统集市与洞穴织布等濒临消逝的生活物件与场景，为快速变迁的时代留存一份温厚的人文记录。在哲学思辨与文学诗性之间，为每一个于人群中踽踽独行的灵魂，点亮一盏精神明灯。

作者郑荣华，作家，代表作有《城市的兴衰》《经济的兴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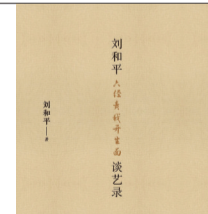
《我们的我们》



离经叛道的17岁少年N离家出走，潜入一栋废弃大楼发现另一位少年Z的遗体，收音机里循环着披头士音乐。少年N试图跟死者Z聊天，并在凌晨离开去参加巨人的葬礼。在巨人魔幻荒诞的葬礼上，N与24岁的警察起了冲突，两人展开心理攻防，落败的少年N躲进老电影院，又在老电影院狭窄的空间里与29岁的病人一起跌入近似轮回的时间陷阱。最后，Z生前留下的录音被播放，他的话回应了故事开头N的提问，二者之间的问答跨越生死。

作者王陌书，青年作家，出版有《转空山》《幽灵备忘录》。

《六经责我开生面》



本书是著名剧作家刘和平的首部历史、艺术论集。他为回答广大热心观众和读者追问神剧是如何诞生的做了多个层面的解读。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新书中详细披露了正在创作的《北斗南箕之歌》的思路历程和创意秘辛，叩问广大受众的时代回音。在出版本文集时，作者一再向出版方引用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罗兰·巴特“读者的诞生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的名言，表白了他一生奉行的“戏比天大”的创作态度。

作者刘和平，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历史学者。



烟火处寻得中场清宁

——读《时间一晃，人到中场》

青，字字走心，画画治愈，让读者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在烟火故事里读懂人生。

“中场，恰如秋分，昼夜等长，寒暑平分，回望与前瞻都有了恰好的距离。”书中这句对“中场人生”的注解，道尽半生通透。人生行至中场，褪去了少年的莽撞热烈，也未到暮年的沉静迟暮，是历经世事后的沉淀，是尝过悲欢后的平和。姑苏阿焦笔下的中场，从不是焦虑的“中年危机”，而是学会与时光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的生命状态。

全书最动人的，是满纸浓郁的烟火气与乡愁味。姑苏阿焦生于苏州街巷，笔下文字与画作，都浸着江南市井的温润与怀旧。他写缓慢退场的旧日故乡：巷口黄昏、老屋光影、灶台热气、童年玩伴，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碎片，被一一拾起，悉心描摹。“原来乡愁，不过是漂泊之人，将一路烟火，走成归家的方向”，一句道尽漂泊者的心声，也让每个远离故土的人，在文字里找到情感共鸣。他写一蔬一饭的暖心日常：荠菜春卷、绿豆汤、烤红薯、暖锅，时令风味流转，每一口都是季节的默契，每一味都是生活的馈赠，让我们明白，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

除了烟火乡愁，书中更藏着人生进退的清醒哲思，为迷茫的中场人生指引方向。行至半生，我们常被得失、聚散、取舍困扰，焦虑于未竟之事，遗憾于错过之人。而姑苏阿焦却以通透笔触告诉我们，“回归寻常，安于当下，生活就在人来人往中，重复着，也向前着”。他谈成长，“年少时光最轻又最重，天真无忧，却足

以温暖余生”；谈放下，“人生聚散终有时，不必执念过往，不必焦虑未来”；谈自洽，“人到中场，不必事事圆满，心安即是归处”。这些文字，凝练隽永，如老友谈心，温润治愈，让我们学会在纷繁世事中沉淀内心，在得失取舍间保持清醒。

作为漫画随笔集，本书文字与画作相得益彰，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姑苏阿焦的文字，朴实直白，却每每直抵人心。他的画风，则线条柔和，色彩绚丽。江南水乡、市井街巷、草木生灵，皆在笔下鲜活生动。每篇短文搭配一幅插画，文字是画的注解，画是文字的延伸，读文时沉浸于故事与哲思，看画时沉醉于风物与时令，让人仿佛置身江南巷陌，感受时光慢流，内心满是安宁。

《时间一晃，人到中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书写了半生烟火故事，更在于传递了一种“慢下来、安当下、自和解”的生活态度。这本书无关年龄，它写给每一个不想与过去走散、不愿被生活打败的人。年少时读，能读懂时光的珍贵，珍惜当下的拥有；中年时读，能读懂生活的通透，接纳中场的平和；暮年时读，能读懂岁月的厚重，领略到人生的纯粹。

合上书卷，内心满是宁静与祥和。时间一晃，人到中场，愿我们都能如书中所言，在烟火人间里寻清宁，在时光流转中自安然，不慌不忙，不卑不亢，珍惜一饭一蔬，善待一朝一夕，与生活温柔周旋，与自己平和相处，在中场人生里，活出自在，活出通透，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怡然。

刘昌宇